佛祖統紀

四十九之五十

鳳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19

法運通塞志第十五　佛祖統紀卷四十九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寧宗 光宗三子。母慈懿皇后李氏 十月十九日。瑞慶節　末茂陵

慶元三年。荊門軍申忠翊郎趙善鎣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爲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爲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勅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賜勅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喫菜事魔。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爲群。挾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爲名。或效誦經焚香爲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遞有諍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F0229-(19)

志在必勝假名興造自豐囊橐創置私菴以爲逋逃
淵藪智元僞民之魁左道惑衆擾之國法罪不勝誅
張拘師京之日屢與鄰寺玄論已判道人私菴合聚
前降指揮折除今智元又敢妄叩天閽玩侮朝廷若
此爲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
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衆同日竊發漢室遂微
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
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爲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
戒寄居形勢家認爲已產蓋庇執占者臺諫指名以奏
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

紫帽寛衫婦人黒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
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
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王界蘇鄰國中降誕王
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
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見在也
大中祥符與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
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隣
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爲
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潔志釋子好齋名以此
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

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嘗撿樂天長慶集。即無蘇隣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為此不典之詞。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覓於天台里第象祖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郡人子　同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理宗嘉定十四年。詔以太祖下十一世與莒賜名貴誠立為皇弟沂靖惠王後十七年封成國公受遺詔即位。正月五月。天基節

寶慶元年四月。大旱。詔保寧寺慧開禪師入文德殿陞座。祈雨獲應。賜號佛眼大師。　寶慶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天申萬壽圓覺寺以師贊法師開山。弘傳天台教觀。　端平元年。靈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祖師中興天台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　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志磐刪為淨土立教志。凡三卷入統紀。宗鑑為詳簡　嘉禧元年。太后王氏薨。詔徑山師範禪師入對修政殿。賜

金襴袈裟宣請慈明殿升座説法上垂簾而聽賜號
佛鑑恭聖仁烈皇帝升遐仍詔師範升座既而乞歸
山林復賜圓照之號　淳祐元年上夢觀音大士坐
竹石間及覺命圖形刻石御贊曰神通至妙兮隱顯
莫測功德無邊兮應感奚遠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
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仍書廣大靈感四大字加於
觀音聖號之上又書心經一卷御書聖教序并玉手
爐賜上天竺同庵憲法師補左右街都僧録新上天
竺五百羅漢閣御書趣諸有海四大字以賜紹定二
年有旨以禳禬事宜上天竺主僧赴南水門引見栢
庭在後智覺居首座得旨代入竣事玉音褒嘉賜賚

甚渥　詔法昭法師住下天竺尋遷上天竺補右街
鑒義賜佛光法師進録左街賜金襴袈裟召見倚桂
閣對御稱旨時集慶寺新成有旨命法照開山力辭
舉白蓮觀主南峯誠法師以代明年誠公入寂詔佛
光兼住特轉左右街都僧録御書晦岩二大字賜之
又於天基節召見延和殿講華嚴經大書靈山堂以
賜東宮成引見復古殿講般若經并賜紫金襴衣齋
于明華殿　五年詔雲閒文杲住下天竺寺遣中使
齋御奩賜無量壽佛像建閣嚴奉奎章大書其扁昭
回雲漢時上竺虛席京兆端明趙公與懽奉無以易
文杲詔曰可是歲天旱請觀音大士出明慶寺師入

奏謝御駕幸寺等請禱師啓白詞意簡切上契宸衷駕
回而雨即頒左街僧錄及佛慧大師之號　淳祐六
年十一月臨安明慶寺聞思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
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
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續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須
行七年賜上天竺法照座下衣紫者六度僧二修造
祠牒十本　八年葬貴妃賈氏于小麥嶺之積慶山
南建寺曰崇恩演福育王山笑翁禪師奉詔住景德
靈隱禪寺再詔移淨慈不赴遂入寂　九年重彩上
天竺觀音大士飾七寶冠瓔珞加賜金錢　十年臣
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勛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

蓋謂自造屋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考因與之額
故大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甲凡
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敷之類聽從
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邇年士
夫一登政府便萌覬利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侵奪田
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
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汙辱祖宗
多矣況執政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國家名
刹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諸人乎豈不重
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舊制應指占敕額寺院
並與追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

賄貨之弊制可天合沙門思廉致書于杜清獻公曰
佛囑國王大臣護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二事
最爲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爲祖父以家財造寺乞額
所以薦福於先亡也今昧者爲之則不然以祖父玉
體之重不能捨財買山既已奪取伽藍之地以爲墳
而又欲影占數寺稱爲功德墳寺中所有諸物而有
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筭又明日發柴炭發竹木甚
至於月奉水陸之珍一有不僧則必捲取其物歸之
私第掌閫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釘一草皆我家
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物皆屬三寶
侵奪之者皆主若僕必招苦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

與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昨占奪伽藍欺君也葬父
僧地陷父也自爲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
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
仁如此以爲人是誠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
取者幾徧諸郡一屬功德則使庸謬之輩以居之方
竭力奉承之不暇又寧能辨清供以安廣衆乎以故
受師問道者翩翩南北但能時事之不然而已降及
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積弊檢準舊法凡宰執之家
除四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
有額舊寺者專令羣部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折悉
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往持仍舉正在前侵占

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占者許雜人密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剌號令住持勸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識在於大丞相奉行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　十一年詔佛光法師法照宜見脩桂閣從者千指上首慧鑑舉行熾盛光懺法為皇女延昌公主祈禳賜齋數冊劑　寶祐元年皇后謝氏功德寺成命撰額曰嘉猷求壽以首座寶鑑大師時舉應詔補右街鑒義開山弘傳天台教觀三月賜度牒二十本米四百石修上天竺觀音堂二年天基節上御延和殿命佛光法師講華嚴經皇情大悅曰自是不同上問無諍三昧師曰天人親論解

云無諍者無欲也有欲則有諍須菩提不但得無諍三昧而已又於無諍三昧之人之中最為第一上首宜之為親製觀音殿記御書登石　景定四年詔祖印法師住上天竺補右街鑒義退歸旌德教寺復詔妙銛法師住上天竺補左右街僧錄　五年詔古源清法師入內道場懺禱有驗賜祥應大師之號復講法華於福寧殿賜紫衣　六年詔建經鐘二樓於上天竺

度宗（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子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改名孜又名禥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名禥即帝位）

咸淳元年詔淨慈虛堂愚禪師住徑山　九月詔佛

光照法師再住上天竺法堂繪事方新宜昭揭先帝白雲御書録狀聞奏詔中天竺匾舟普度禪師往景德靈隱寺　咸淳癸酉八月十五日佛光照法師示寂敕賜天岩塔院諡普通大師塔曰慈應

少帝 諱㬎度宗之子母全后謝太后臨朝

德祐丙子大元兵逼臨安起三宮北遷謝太后至燕京七年崩封壽春郡夫人全后爲尼正智寺少帝封瀛國公舉國歸附

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諱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睿宗之第四子庚申即帝位

中統元年大赦普度僧尼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事　二年於拒州東漈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艮二隅造兩佛刹曰大乾元寺曰龍光華嚴寺　三年十一月作大佛事于長春寺　七晝夜至元元年甲子都燕設會度僧詔國師扮彌遼麥忠入登座授秘密戒　八月命僧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子聰復其姓劉氏易其名秉忠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制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剛以直學富而文雖龜迹於空門每潜心於聖道朕居藩邸寶賓僚側聞高誼逾二十年出遊遐方幾數萬里追尋嗣服須波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厭衆宜從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

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郷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僚寀
朝夕之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爲並聽義決行
看成績別示寵章崔此 二年詔諭總統所僧人通
五大部經者爲中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録判正
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三年正
月勅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設以僧機爲總統居慶
壽 四年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初上命帝師
八合思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
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
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
爲也至是詔頒行之 六年十一月作佛事於太廟

七晝夜 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
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 勅更定僧服
色 八年五月修佛事於瓊花島 十一月建國號
曰大元取周易大哉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 九
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 十四年建大聖萬安
寺 二月詔以僧元吉祥憐眞加加瓦並爲江南總
攝掌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十五年正月且設會齋僧大赦玉泉等五老家恩得
度
十七年大元帝師發思八示寂翰林學士王磐等奉
勅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主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班彌怛拔思發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
種瑞應具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禪怛嚟乞答具大
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
斯加瓦即師之伯父也乃禮伯父爲師秘密伽陀一
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横猶不自足復
遍咨名宿鉤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五世祖
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眞命有歸馳驛往詣王府世祖
宮闈東宮皆稟受戒法特加尊禮戊午師年二十釋
道訂正化胡經道不能答自棄其學上大悦更申師
年二十二世祖登極建元中統尊爲國師授以玉印

往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期月召還庚
午師年三十二時至元七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
摸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爲一代典
章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旋
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時至元十六年皇上専使
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
設大淨供香華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
皆結五綵翼其兩傍萬衆瞻禮若一佛出世時則大
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亦師陰相
之力也爲眞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章所知論尋又
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時至

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示寂上聞不勝震悼追懐
舊德建大寧觀波于京師寶藏眞身舍利輪與金碧
無儔　十八年特奉聖旨僧道二家辯析除道德經
是老子眞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謊說多有詆毀
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拾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
改換名號傳注詭誕失其本眞僞造符咒妄言佩之令
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猶如鸞鶯子嗣蕃息男壽
女貞誑誘萬民非止一端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其
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
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語及令張天師祁眞
人李眞人杜眞人試驗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

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
說謊經文并印板盡行焚毀如有愛佛經的做和尚
去者不願爲僧娶妻爲民去者若所在官司不行用
心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　二十二年勅
建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翰林院臣唐方揚文郁
王搆李謙閻復李鑄王磐奉敕撰十月壬子集百官
於憫忠寺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命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張伯淳撰至元辯
僞錄隨函字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楊璉眞
佳大弘聖代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六所　二十五
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眞佳集江南

教禪律三宗諸山至燕京關法禪宗舉雲門公案上
不悅雲夢澤法師說法稱旨命講僧披紅袈裟右邊
立若於是賜齋香殿授紅金襴法衣錫以佛慧玄辯
大師之號使教冠於禪之上者自此　上嘗問帝師
曰朕建寺等建塔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建仁王
寺一日帝師齋竟天雨金華上曰何故有此祥瑞師
曰陛下心華內發天雨金華讚歎　帝問僧元一
曰孔老從衆何以至少如來徒衆何以至多一曰富
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帝設資戒大會隨處放光帝
問帝師曰光從何來師曰感應道交佛光應現帝召
十萬僧於內殿供養帝端坐不動諸大德默然帝曰

此是真實功德又萬幾之暇自持數珠課誦施食諷
群臣曰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如觀海東青取
天鵝心無二故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
並令緇侶安心辦道世祖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
弘教為己任　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院四萬
二千三百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人　帝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國語曰薛禪皇帝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鐵木耳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即位於甲午四月十五日國語完者篤皇帝
元貞元年大赦是年詔悅堂闇公至闕入對稱旨賜
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上天竺湛堂澄法師入覲

上京賜食禁中以復天台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
降璽書加護命弘法師主之以弁正宗緒　大德元年
建臨洮寺世祖嘗以五臺絶境欲為佛寺而未果帝
繼志建寺賜名萬壽佑國寺命真覺國師文才主之
三年命弘濟禪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寧一齎
詔使日本是年夏五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九年建真監藏率賻金五百兩銀一千兩幣帛萬疋
鈔三千錠仍為建塔寺　十年丙午春罷江南白雲
宗都僧録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長子國語曰曲律皇帝）
至大元年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帝幸上都

建佛寺大都又以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
帛三百疋施昊天寺建水陸大會　特旨賜元叟端
禪師號慧文正辯大師并金襴袈裟　鳳山儀法師
入覲高麗瀋王璋王以其道行之隆引見大明殿詔
命講經三藏試鴻臚卿加佛智之號賜金納失失伽
黎繼奉青宮令旨撰謄巴金剛上師行業傳書成經
進國高僧傳入藏賜賚優渥勅住天竺靈山名香馹
騎絡繹于道錫亭無虚月仍降璽書復台之瀑布教
寺　二年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人者
截其首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者非國典且
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是年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隷民籍　中書省臣
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蠻粗税臣等議
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奏免非
制也有旨依例徴之
仁宗文英武章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弟也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皇慶元年以西僧藏不班八為國師賜玉印　賜大
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
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又給鈔萬錠修香山
普安寺　延祐元年勅建旃檀瑞像殿　封普庵禪
師加號詔曰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凡學所遵者寧
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天下後世哉而咸冢非此無
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袁州路南
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大德慧慶
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來
其道尊顯心切慕之可加定光之塔曰定光靈瑞之
塔是年秦州普覺法師順寂　三年設水陸大會於
金山命江南教禪律三宗諸師說法　六年賜大興
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
繕修之費帝聞天目中峯明本之道聘之不至製金
紋袈裟賜之號為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額
曰正宗禪寺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撰碑賜徑山元
叟端禪師佛日普照之號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

所統江南爲僧之有妻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
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罷總統所及各處
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　七年中
書省臣曰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
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
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
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英宗 諱碩德八剌仁宗嫡子國語曰格堅皇帝

至治元年詔各路立帝師殿勅建帝師殿碑作大佛
事於寶慈殿以西僧牙八剌里爲元永延教三藏法
師授金印又命拜住造壽安山寺又作佛事於光天
殿鑄銅爲佛像置玉德殿又修佛事於文德殿以僧
洪爲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帝幸上都遣使賜撒思
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二萬幣
帛幡茶各有差遣咒師朵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
佛經作金塔於上都藏佛舍利刺天下諸司命僧誦
經十萬部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
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作水陸勝會七晝夜
三年詔僧儒書金字藏經是年召佛海性澄法師至
京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靑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
司供張歲時錫予爲禮殊渥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學
賜食正旦及天壽節冊朝於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

授正事畢特賜金襴大紅衣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
劵䝺南還俄有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
忠獻王留升座說法衆咸悅服事聞寵賚有加仍除
璽書加護追號佛海大法師詔鳳山子儀法師乘傳
下竺靈山　帝聞天目中峯之道封香與衣遣使即
其居修敬
晉王史稱泰定帝（諱也孫帖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裕宗嫡孫）
泰定元年帝次中都修佛事於昆剛殿命僧作佛事
於大內以厭雷塑馬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
亭修西番佛事于安山寺六月癸亥作禮拜寺於上
都修黑牙蠻塔奇佛事於水晶殿帝受佛戒於帝師

給八思巴帝師像頒行各省俾塑祀之　二年命西
僧作燒香禮佛事於延華閣　監察御史宋本李嘉
賓傅起岩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設僧人及
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中書省臣
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并累朝所
賜者仍舊與民均役從之　三年建殊祥寺於五臺
山賜田三百頃以西僧公哥為帝師賜玉印命帝師
作佛事於天源延壽寺賜鈔二萬錠田千頃　中書
省臣言養給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宣文弘教寺賜
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搆天壽萬寧寺較之
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

慶祖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民傷農而
率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
籍為口實。妄興工役。邀福利以逞欲。惟陛下察之。帝
嘉納其言。 四年皇子名卅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
致和元年命帝師修佛事於禁中。帝御興聖殿受
無量壽佛戒于帝師。命僧千人。修勝會于鎮國寺。詔
帝師命僧修佛事於塩官州。仍造浮屠三百十六所
以厭海溢。時江浙行省丞相脫驩公憂之。禱于上天
竺。廣興佛事。命天岸濟法師親履其地。仍令有司修
水陸大會七晝夜。法師咒行沙水定迹。所投土甚凝
然。 十月皇后亦憐眞八剌受佛戒于帝師。 禁僧
道買田土。違者坐罪。
文宗 諱。脫脫帖睦耳。武宗次子
天曆元年革行宣政院。立十六處廣教總官府。命高
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 二年建承天護聖寺。 帝聞
中峯高行。賜謚智覺。塔曰法雲。召奎章閣學士虞集
命撰中峯塔銘。 勅改集慶潛邸。建龍翔集慶寺。妙
選碩德開山。上天竺佛海澄法師以咲隱訢禪師首
膺其選。特升三品文階。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
賜坐問法要。對揚稱旨。詔以平江官田一百五十頃
賜龍翔寺及崇僖寺。 詔天下諸僧寺由自金宋所
有及累朝賜寺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

役僧還俗者聽復爲僧　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誦經二藏于崇恩福元寺　至順元年帝及皇后燕王受佛戒以西僧旭邇迭八答剌班的爲三藏國師賜金印　帝幸上都西僧作佛事於乘輿命西僧於五臺山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爲皇太子祈福遣使召趙世延於集慶以泥金書無量壽佛經千部以泥金書佛經一藏命西僧於萬歲山櫃忠閣作佛事

順帝　諱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

元統元年禁私剏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二年罷廣教總官府復立行宣政院

是年大普慶寺住持善達密的里表奏以先師川李廣録入藏帝可其奏加普應國師　至元三年徵西域僧迦剌麻至京號灌頂國師賜玉印　至正元年命求明寺寫金字藏經一藏免天下稅糧　三年詔寫金字藏經　四年右丞相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寺院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不許　六年十二月復立護國仁王寺　七年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　十七年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西蕃僧善秘密法者帝皆

習之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珞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秦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贊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二十八年國除

大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謚曰順帝

遼太祖姓耶律諱阿保機國號契丹都上京太宗遷都晉開運二年遼主耶律德元入晉不二年世宗立諱阮番名兀欲改元天祿治五年為燕王述軋等弑于新州火神淀穆宗璟即位名兀律改元應曆治十八年為庖人弑于黑山下聖宗立名隆緒改元統和又改開泰復號大契丹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元清寧治四十六年天祚延禧立道宗之孫改元大康又改保大宋童貫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祚逃于夾山擒之封海濱王遂長白山築城居之遼亡遼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大乙巳共九主二百一十年

金太祖姓完顏諱阿骨打揚割太師長子國號女眞十六年稱帝國改號金都上京至世宗都燕太宗諱

晟揚劄次子改元天會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
陸大會七晝夜安奉於憫忠寺供養熙宗諱亶太祖
嫡孫改元天眷詔海慧大師於上京宮側建大儲慶
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又詔海慧清慧二禪師
住儲慶寺迎栴檀像於本寺積慶閣供養海慧遷化
帝奉舍利五處立塔諡佛覺祐國大禪師復賜清慧
佛智護國大師號并金襴衣世宗諱雍太祖孫改元
大定遷都燕勅大慶壽寺詔玄冥顗禪師開山皇太
子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又詔顗禪師於東京
剏清安寺度僧五百作般若吃會二十年勅建仰山
棲隱禪寺於燕京西山仍詔顗禪師開山設會度僧

章宗諱璟顯宗之子改元明昌詔萬松禪師於
禁庭升座帝親迎禮奉錦綺大僧伽黎詣座授施內
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佛事連日祥雲
聯絡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屢感祥瑞
駕幸燕之仰山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華內梵王
宮之句承安四年以太后遺命詔下和龍府起大明
寺造九級浮屠度僧三萬施以度牒及五萬人也東
海侯諱允濟世宗第九子章宗無嗣群臣舉遺詔立
之改元大安在位四年栴檀像至金國十二年還上
京禁庭供養金九主一百十七年
金國誌曰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爲僧尼

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録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之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服眞紅袈裟都綱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賜紫無知常僧維那僧尼訟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録都綱司

法運通塞志第十一五

名文光教志第一　　佛祖統紀卷五十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皐南毗玉泉碑（二文見國清百録）亡名玉泉實録（碑是再刻之文尚獲墨本）唐梁肅荊溪大師碑宋張商英關王祠堂記胡昉法智法師碑晁説之明智法師碑皆摭取要事參入紀傳不復別録全文至若自唐迄今辭嚴大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録其尤著者為名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

前佛太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
國清廢修禪號號爲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
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
安定梁肅聞上易名禪林乃銘勸大師之遺烈以示
後世云大師諱顗字德安號智者其先穎川陳氏世
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
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
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
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尒無
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
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

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宗
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
廣被而空有諸宗扇熾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
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説而詮解
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眞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
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
煥然氷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
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舍開闔
默語高步海宇爲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
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而
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成示滅故山是歲開皇

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凋其賓
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
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
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
傳縉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
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
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
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之後來資之
以崇德辨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
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
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逢寺

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緊衆人是
賴汝吾徒也盍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之下知
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
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
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奥秘載
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
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
世之後間生上德徽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右易
名淨域此山有懷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

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静明與静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静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静静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乗大事多而摠攝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説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遁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樂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説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

也中也亦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
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
無法非中自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
謂之三德修之謂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
理盡性之説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達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
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消壽哉
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寄名之曰佛強號之
曰[illegible]其旨其解脱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
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
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

宏綱載流之謀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
之義備故也開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
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
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籍夫九哉
九者非他相生之説未至者之所餞也故發心者發
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愛至餘
乘皆不得已而説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
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
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弃也蓋也蛇如通川不可
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案經證義非盈説也辨四

教從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意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千歳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負蟲之議曾求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脩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理之域豈階闕遼夐與凡境天絕歟處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

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備理不備也悟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睹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顚踣墮落豈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阮爲併者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泥不能住者有大遠而非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寡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爲實者有

罕言而為器者有嚙古潛儁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
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眛者不覺仲尼有言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
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
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其次曰東陽威
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
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
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
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
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荊溪滅後知其說
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
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雜學
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弊外役於煩
設拙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為之餐
忮（音支如決反 戒收指使手也）足也棼（音分 治絲）句為之撒辣眯目（眯莫
不明目反目）也以不能諭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
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
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
逆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凡浮疎之處十愈
其九費略之宜三存其一是袪鄙滯導蒙童貽諸他
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

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歳歳在析木之津
功畢云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佛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
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
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攝感不
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
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
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眞實相諭
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寶
處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
宗塗異各擅所據矛楯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因依
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
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
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桎音質足械　梏音沃手械）莫知
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
得者謂證慾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
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乃教不終否至人
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
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
舜之休相稟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
種止觀成三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

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擧而行於是
敎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
證有其宗大師敎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
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徃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
錄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附位境智蓋無得
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書之者猶足以拯
折百家昭示三藏之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
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
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
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
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行私欲不嚴故從其門者
若飛蛾之赴明燭蔽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
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
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敎之旁濟其於天
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
其道爲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一名天台法門議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以爲若有
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承于
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
有名無姓耶存吾在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

爲之墉壽爲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聞里不式其
乎度門道品其數無緣菩薩大士其類無涯吾與之
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若加此而
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
吾未嘗作爲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
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
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
勤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
迹曰吾未嘗行於居於洲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
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闕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
世高德始幽宗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寺

岳州就受戒者白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
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
以其月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
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
以示物非吾所存不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
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
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師以顯示俾
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宗國參乎化源師
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
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葬從我師無忘眞宅寫
是昭銘刻茲貞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辭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邀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若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懷遠作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漢書注音乾篤即天竺也）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

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頓焉
蓋其開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
䏶（音質大也）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
逮今餘三十年廡毀頹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
宇下（柳集余學零陵重巽求其道讚二十年吾獨有得焉）始復理焉上人者修
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
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
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
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
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繒蓋
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

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趙　抃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梵相奇偉
性恬而器閎初見父母禱佛求息夜夢神僧攜一童
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為名焉出家十
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
觀纔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
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
融無礙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
皆驚聽而稱讚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
入文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延慶道法大熾

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
之咸臻其妙 眞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
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
同修金光明懺以為禱三日雨未降徹席伏地自誓
以告曰茲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
而雨太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為讎
設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
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
明諸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常修十種懺法華懺三
年約共焚身以起諸業翰林學士楊億駙馬都尉李
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忌 尤敬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

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
庚賀戒鄰社常祭之師願既莫遂乃復集十僧修大
悲懺三年後於歲且結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方
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
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貌如生
爪髮俱長既就荼毗舌根不壞舍利不可勝數三主
法席專事講懺四十餘年脇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
全覺琮 尚賢本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
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若廉不傳
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
余謝事多暇自衢抵溫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衢

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斂衲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
釋門之木鐸也繼忠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
達官文士言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
既而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靈一而
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
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且繁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
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
有華他人莫得見耳之有聲他人莫得聞欲其自降
乃心而求復初本也其後尊師繼繼而興聯智慧之
辯談眞實之理不離當念以超最上乘不離文字以
示解脫相要其究竟則無二法之可說無二字以與

人法智師已矣乎此則何假於人言而後傳若哉姑
閱其所紀衆所共聞者爲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
懇也復讚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　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辯窮化
元時爲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紜紜俱入天台止
觀門法智遠出揚淸芬志堅氣眞貌且溫少而敏悟
老益勤或懺或講忘晡昕中興教觀眞軼群縱橫言
論妙入神遺文粲若可討論辭淳理正道不煩邇遐
學徒日驟奔其兹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彌加尊如
流欲淸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聞
天子遣使來中閣賢豪勳戚固所忻命服錫號曰天

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勇棄舍此趣梵素願莫適仍
修熏般生皆好隨侖莫三途轉徙如膏輪有能頻悟
報施因果福苦樂岐以介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
了所夙敦言能觀安寧非莫其身雖云亡寧非存江浙
藩藩其子孫韶億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　瓘　瑩中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敵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穩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之遠故無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使掌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漚見全湖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立鏤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三千有門頌　陳　瓘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二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

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開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紙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隨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唯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與明智法師書　　陳瓘

瓘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懷良慰尙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袪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須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諭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爲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爲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是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

以有召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
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
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
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
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
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
有也病去藥亡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
說然則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
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自爾茲乃
古師詮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
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復

非即非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
千此不可思議數也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
謂境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
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
一切法耳　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
法性則不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
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爾夫不當有無者
假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
有爲妙有於無爲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
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
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真也然則妙假之有豈

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絶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絶今
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抑詞
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世間之相國土一千則山
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色心是也
衆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
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
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
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亦理爲念其壽無量法得
命擬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
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妙故能使
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徧長舌能其廷周徧其其[illegible]

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具乎若有
能知其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
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蹤緣
深定須成辨此瓘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瓘屏迹冊立
老病待旃千里相望淨願不滿更祈慈蔭以師法見
攝而終殺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
之切瓘頓首再拜上啓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須一舊莫知其旨有二一沙
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眞績及與明智講主論此
頌二帖讀之恍然因閱天台教觀之說爲知智者
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二曰空門一曰亦空亦

有門二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
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
前輩祇知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
傳燈語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　本
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
深入其趣讀此頌及講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
忠言大節顯映千載身罹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卒
非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
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
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illegible]
之妙瑜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

樓鑰題

士大夫嘗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
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
攻媿其知之者歟嘉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
洪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瓘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
師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
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
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爲期期滿
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

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隙地
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閒中建寶閣六丈六
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々而開
外列三聖之像内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々生蓮華
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
以堅決定之心必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
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涌
等同辭以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
四明多擅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
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手二
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八日設千佛之供

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
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
之上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
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
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教九
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
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
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曉超識
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
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
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

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
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
融境將誰執既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
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
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救專護指
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為最勝乃
知通人無咎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
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
心濕薪如山星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之
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出音如母念子大勢
至如子憶母去聖轉懈安可不道幻境虛無有何可

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覲無量光剎
觀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定
假與中分別昧忘寧免攏寶互諍若此則心安無自
得忍何則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
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
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
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
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寫跡于茲剎捿心于此
室者背阿彌陀致之士也其為勝利豈有窮哉比丘
介然得一華念因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
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令教主明智大師法

智之曾孫也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上觀於斧然之事有効爲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瓘記

仁王般若經疏序

待制晁　說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求學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是我有宋之初此教復抗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逸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叢感所其爲昔法師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誦役使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疏二卷來四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云智者慈還蓋法性爲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求異他家不容同世並就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

明智法師碑論

晁　說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磨在梁時始來東土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頓示豈無方便雖云不立文字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般若覺教總不能外乎自迦葉十三傳曰龍樹著大智度論釋傳最具則有北齊文禪師一覽斯文即於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止觀門定而三止慧而三觀曰眞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歸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蓋傳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荊溪於其智者之教悉載於書而一歸於正矣荊溪傳滿

滿傳脩（當云荊溪傳脩遂寂傳脩）脩傳外外傳琇琇傳竦竦傳寂寂傳通通傳禮禮是為四明于時此教特盛與同亦多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辨勸乎十返如不勸眞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為先後世何為而欲與其説乎仰惟智者之為智也大矣哉三觀單複之旨實著乎圓覺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於隋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符其可得乎（瑩公清話楞嚴本在西域智者聞之以復能而入藏則須眞記之曰出經入筆吾不得見之矣當有寧官身菩薩以文章翻譯佛語又數百年當有肉身此經以吾教判出歸中道）所謂靈山親聞蓋此亦其躅與故其教東及日本西返天竺未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

何別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眞非妄乃以何者爲文字耶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崇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韶國師 壽禪師）密弘而取證者求其眞眞與蹤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或貶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基師唯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普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爲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嚚昏放乎淫荒吾將合

馬鳴龍樹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晩異端並起推總於躬無辨於彼辨自屈服我言則光顏子何者鄰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獲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證禪師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力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

滄湖法智大師像贊

眞隱居士史　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論肆宏開導海聲聞欲欲雲雷　章聖在御中使賜來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戒仰崔嵬蘭馨菊芳千一根荄嗚呼是爲法宗之

杜石教鼎之鹽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永嘉西湖法明寺號　　水心先生葉　適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強果矣
旨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寇蓋常走一郡至
子眞師建兩序師刱師崇緻堂於是院落始成刱師
尤精苦衣覆穿損食不累合諸生雲赴應答泉涌東
掖天竺之盛誠足相埒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為
說者益以蔓衍而忠刱二師尤多論述今其徒妙眞
普濟欲集諸家學為教藏院中率道俗修念佛三昧
以旌刱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圖
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
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刱祖亦不知所以然
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鎧菴吳　克已

奇哉教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
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譏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
書必不至立論以觝排使啓禪關者能讀此書其旨
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旨以
分別名相自困乎知欲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
開道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
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
辯孔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

信

與俞貢元書

鐵菴吳　克己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擯斥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立教者以誠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莊雜竪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逾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柳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竊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爲足下言惟足下他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耶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接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眞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

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已
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
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

四明徐泳刊

名文光教志第一